

大家小书

文学的阅读

洪子诚 著



文学的阅读

洪子诚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学的阅读 / 洪子诚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
2017.5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-7-200-12358-6

I. ①文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文学评论
IV. ①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54606 号

· 大家小书 ·

文学的阅读

WENXUE DE YUEDU

洪子诚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: 100120)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本 9.5 印张 164 千字

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12358-6

定价: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

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，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目 录

001 / 前 言

008 / 阅读和阅读史

028 / 我的巴金阅读史

055 / 读金克木：“30年代初的孔乙己造像”

061 / 读契诃夫：“怀疑”的智慧和文体

090 / 读《日瓦戈医生》：生活的多个面向

123 / 读《鼠疫》：“幸存者”的证言

146 / 新诗的阅读

171 / 一首诗可以从什么地方读起

203 / 读牛汉：树木的礼赞

218 / 商禽、张枣、许世旭的诗

247 / 纪弦、梁秉钧、牛汉的诗

260 / 种种可能：周梦蝶和辛波斯卡

272 / 与音乐相遇

前 言

这本书中的文字，除两三篇之外，其他的从已经出版的书中选取，篇末会注明文章的来源。按照“大家小书”丛书的体例，选入时有的题目做了改动，有的文章做了删节，为了增加可读性，有的添加了小标题。

这些文字，大多是读一些作家作品的感受，但是会延伸到读作品时，阅读者所处的环境，阅读动机、心情和方法等的讨论；也就是读者和阅读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。这也是取名《文学的阅读》这个书名的原因。

2010年，我为《我的阅读史》这本书写了《为赞颂一切我所焚毁的……》的结束语，现在抄录在下面，作为《文学的阅读》的前言：

1957年初春，我上大学一年级。有一次去王府井那边

的东安市场，在旧书铺里买了几本旧书，其中之一是安德烈·纪德的早期作品《地粮》（1897）。白色，但已经泛黄的封面，黑色背景的小框框里有“地粮”两个字。这是盛澄华先生的译本，40年代由上海的文化生活社刊行。我得到的这本书版权页已经脱落，推测是40年代后期的第三版。盛澄华是浙江萧山人，30年代到法国留学，在法国的时候，和纪德多次见面，并有书信往来。回国后在西北、复旦、清华等大学外文系任教。五六十年代，是北大西语系教授。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，没有听过他的课；中文系必修的“外国文学史”课程的西方文学部分，因为“大跃进”，集体科研运动停开。临毕业虽然也补课，但外国文学补的只是俄苏文学和东方文学。所以，对盛先生没有什么印象。1970年在江西鲤鱼洲“五七干校”劳动，盛先生因突发心脏病猝死。那个时候我也在鲤鱼洲，却不知道这个消息。最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了五六十年前盛先生翻译的《地粮》，应该是认为这个译本，至今仍是最优秀的——这是对几乎被人忘却的盛先生最好的怀念。

我1957年得到这本书之后，曾经几次翻过，却没有让我能在它上面有较多的停留，只知道它诗意、抒情，运用我不熟悉的那种虚拟的对话方式，可以看作是作家的心理

独白。之所以没有能发生呼应，部分原因是纪德缺乏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书里的情感，思考，与我当时的精神状况，文学趣味存在距离。在《地粮》的“译序”里，盛先生写道，纪德“是以严肃，纯洁的态度来接应艺术。不说视艺术重于生命，至少是把艺术看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或竟是自己生命的连续。”又说，“……流浪，流浪，年轻的读者，我知道你已开始感到精神上的饥饿，精神上的焦渴，精神上的疲累，你苦闷，你颓丧，你那一度狂热的心，由于不得慰藉，行将转作悲哀。但你还在怀念，还在等待，你怀念千里外的家乡，怀念千里外的故亲戚友。但你不曾设想到你所等待的正就是你眼前的一切。回头！这不再是时候。时代需要你有一个更坚强的灵魂。如果你的消化力还不太疲弱，拿走吧！这儿是粮食，地上的粮食！”

这些话写在1942年的城固，那时候盛先生在西北大学任教，陕西汉中的城固，是战时这所大学的所在地。那个时候，战争正艰苦，社会气氛沉闷：“流浪”是许多人的生活状态。因为前景不明，长夜漫漫的苦闷、焦躁，是年轻人普遍的精神状态。但是，这种经验是50年代的我不能真切体会的。那时，我正为一种虽真实却肤浅的幸福感、满足感所支配，觉得世界的一切已经一目了然。既难以认

同对艺术的那种虔诚，也没有些微的精神饥饿和焦渴，对《地粮》的冷落，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当然，我后来对《地粮》的看法有了许多改变，这是需要更多的文字才能讲清楚的。

这些天，我整理着《我的阅读史》这些系列文字，又一次翻读这本旧书。我愿意将《地粮》里的一首“旋曲”，作为《我的阅读史》的结束语。它是关于读书的：

有些书人家坐在小板凳上念
在小学生的书桌前。

有些书人家边走边念

（而这也是由于它们版本大小的关系）；

有一些在森林中念，另一些在别的田野间念，

而西塞罗说，*Nobiscum rusticantur*^①

其中有一些我在驿车上念；

别一些，躺在堆干草的仓房中念。

其中有一些为使人相信人有灵魂；

别一些则使灵魂绝望。

有一些书中证明神的存在；

别一些则否认。

① 拉丁文：原野中有书籍为伴。

有些书只被收藏在
私人的图书馆中。
有些书曾受过很多
有资望的批评家的赞誉。

有些书仅谈蜜蜂饲养术
而某些人认为太专门。
另一些则专谈自然
读后像已无需再出去散步。
有些书为贤者所不容
但它们引起孩子们的惊奇。

有些书称作选集
把人们对任何事物的卓见辑入在内。
有些书希望使你爱生命；
另一些作者事后竟自尽。
有些书散播恨
而它们收获它们所散播。
有些书不事吹嘘，且引人入胜
当你读着的时候像是放着光辉。

有一些书人家爱惜得把它们当作更纯洁的
而比我们生活得更好的弟兄。
有些书用奇特的文字写成
纵使尽心研习人也不会懂得。

奈带奈藹^①，何时我们才能烧尽所有的书本！

有些书一文不值；
另一些则价值千金。

有一些谈王论后，
而另一些，谈极贫苦的人们。

有些书它们的语声比
午间树叶的絮语还更轻柔。
像老鼠似的，约翰在巴特摩斯吃的正是一本书；
但我则更爱覆盆子。
那曾使他肠胃中充满苦味
而以后他得了很多的幻觉。

① “Nathanaël”，源自希伯来语，意为“神赐”。纪德在《地粮》中用它来指读者。

奈带奈藹，何时我们才能烧尽所有的书本！

我们这些一辈子与书作伴，在书本中消耗大部分生命的人，什么时候也能像纪德那样，说出“何时我们才能烧尽所有的书本”这样的话？难道不是吗：“在书本中读到海滩上的沙土是轻柔的，这对我是不够的；我愿我赤裸的双足印在上面……任何未经感觉的认识对我都是无用的。”“奈带奈藹，你应边走边看，但你不应在任何地点停留下来。让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，而并非在所看到的事物上。”

在纪德看来，书本就是要“能教你对自己比对它感兴趣——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又比对你自己更感兴趣”。

现在我想，纪德的意思是，读书自然十分重要，但要走出书本，走向田野和广阔的生活，或者说，书本最主要的是教会、启发我们观看世界的热情和方法，也就是“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”。

2017年1月，洪子诚

阅读和阅读史^①

个人阅读史，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

过去，在文学研究或其他研究领域，我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写出的文本上，对于“阅读”这个问题，关注的相对较少。一本书是哪些读者在读？怎么读的？不同身份、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什么不同反应？作为物质方式的书本与阅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？……这种种问题，我们很少会想到。前些年出版的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的《阅读史》^②，就是讨论人类阅读行为的历史变迁：“阅读”在历史上的变化，纸张、印制、传输等条件的改变对阅读产生的影响，如在欧洲，专门

① 根据2012年12月在广东嘉应学院演讲录音整理、修改。

② [加拿大]阿尔维托·曼古埃尔《阅读史》，吴昌杰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02年。

供书写、阅读的书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印刷条件的改变会给写作跟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，等等。阅读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活动。有位学者说过，如果一个人每年都读一遍《堂吉珂德》，或《哈姆雷特》，然后每年都把读这本书的感想记录下来，那么这个记录也就是他的生命史。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，是有道理的。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定义过于夸张，或许可以这样认为：他的生命状态和变化，会在这个记录里留下痕迹。

读者和书本建立的关系

阅读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。比如说，谁在读；读什么性质的书；读书的具体条件、情境：时间、地点、情感状态……不管有没有意识到，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，就会跟这本书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。读一本理论书跟读文学作品，你的心态与期待，和这本书的意趣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读新书和旧书的感觉也不一样。过去，我经常去北大旧刊阅览室，那里收集1949年以前的报纸杂志。当然，现在旧刊不大容易看到了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几十年前的报纸刊物翻阅很容易破碎，所以一般不外借。可能都会制成显微胶卷，或者扫描在电脑上供研究者

阅读。如果你手里拿的是20世纪30年代，以至更早的时候印制的书刊，跟读现在出版社重新编印的相比，相信你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。你会感觉到你触摸到的东西，那些纸张、字体、装帧编排方式，以至广告……致使你想象什么人在阅读时会在上面留下印迹，你所有的想象都会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相交融。精装本跟平装本，横排或竖排，读的过程中的感觉也会不一样。书的厚薄程度，也会影响人的阅读感。比如说，诗集需不需要印得那么厚。现在有些诗集很厚，拿在手里头沉甸甸的，觉得很不舒服。

几年前在福建三明开一个诗歌座谈会，是纪念福建的一个诗人的。他一辈子热爱诗歌，不仅自己写诗，还为培养当地诗歌爱好者、开展诗歌活动，付出大量心血。他得了癌症去世，福建省为他举行一个纪念会，出版他的诗集。他健在的时候，没有得到出版诗集的机会。所以，这次就将他全部的诗都收进去，有六七百页。这当然是好意，但是对读者来说，就有点尴尬。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位诗人的创作，一般读者拿在手里就觉得有点难办。从头读起吗？读了六七百页你还有没有感觉？选读的话，又从哪一页读起？座谈会上，我就说了一点题外话。我说有点怀念三四十年代，以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诗集，常常几十页，一百来页。我说读诗的时候，手中应该是轻的感

觉；应该是让阅读的人有更多时间在上面停留。薄的诗集，拿在手里，你不会有很大的压力。我说的也许不对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。

另外一个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，读选本还是读全集。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，大家不会去读《全唐诗》或者《全宋文》。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诺贝尔奖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赶印收入他全部作品的20卷“文集”：这是对这位作家的致敬，也是有经济利益在里面。那么我们是读《莫言文集》好呢，还是读他的一些选本？其他小说家和诗人也是这样。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全集漫无头绪，不知道怎么读。但是有时候又觉得选本不大放心，容易被选家牵着鼻子走；因为有的选本带有历史的、个人的偏见。所以，有时候我们会不大信任选本。

另外，我们读书有时候可能会“想当然”。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有一本书叫《他山的石头记》，在谈到古代写作和阅读的时候举了这样的例子，说在先秦或者战国时代，写作、阅读是怎么进行的，采用什么方式？当时的写作和阅读与现代社会比较，有什么不同？我们知道在先秦、战国时代，写作是刻在竹简上，那么，一部书他要刻多长时间？是写作者自己刻还是雇人来刻？这样一种“写作”方式对文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另外就是谁有权阅读？一部书要多少竹简才能容纳全部内